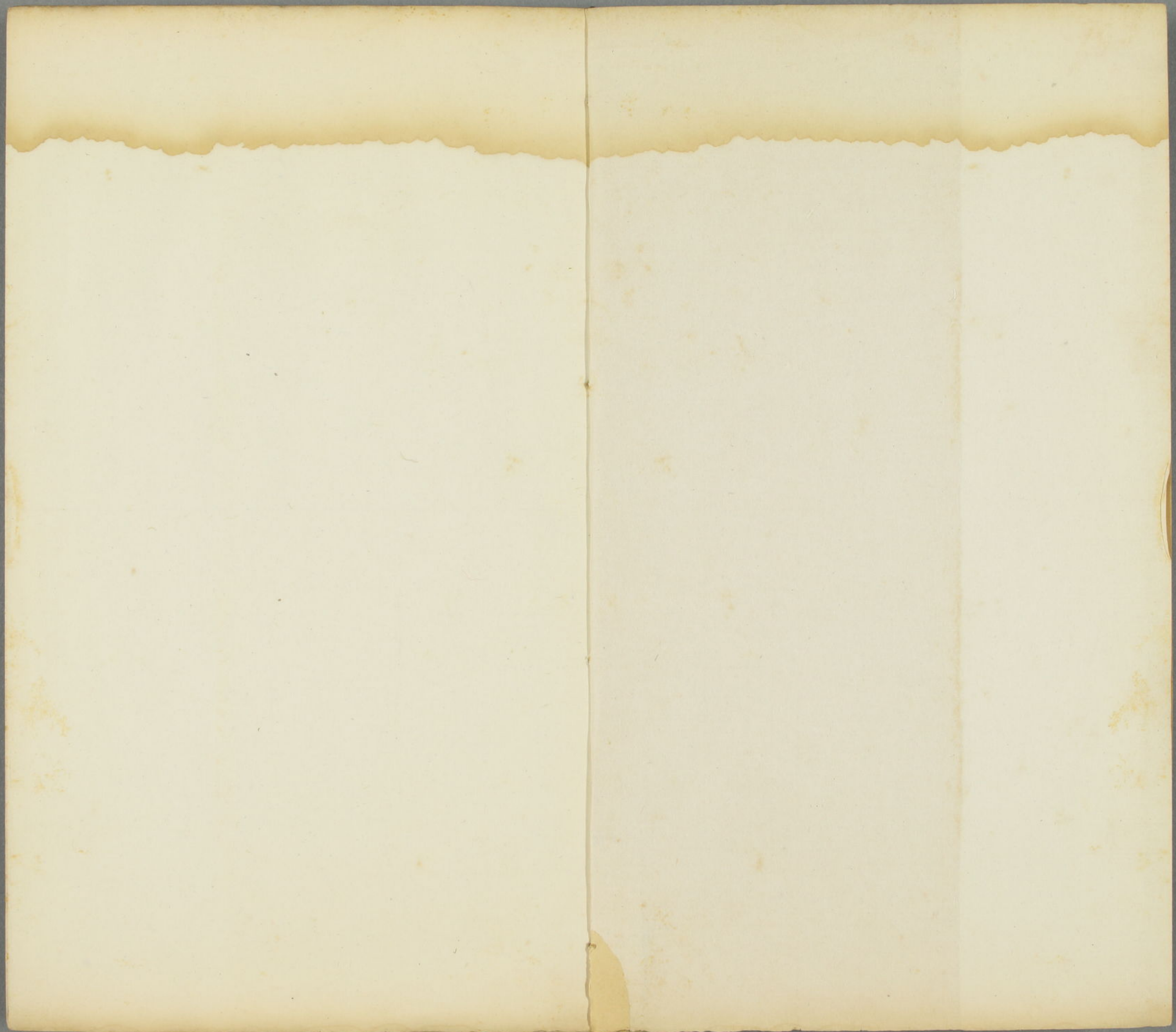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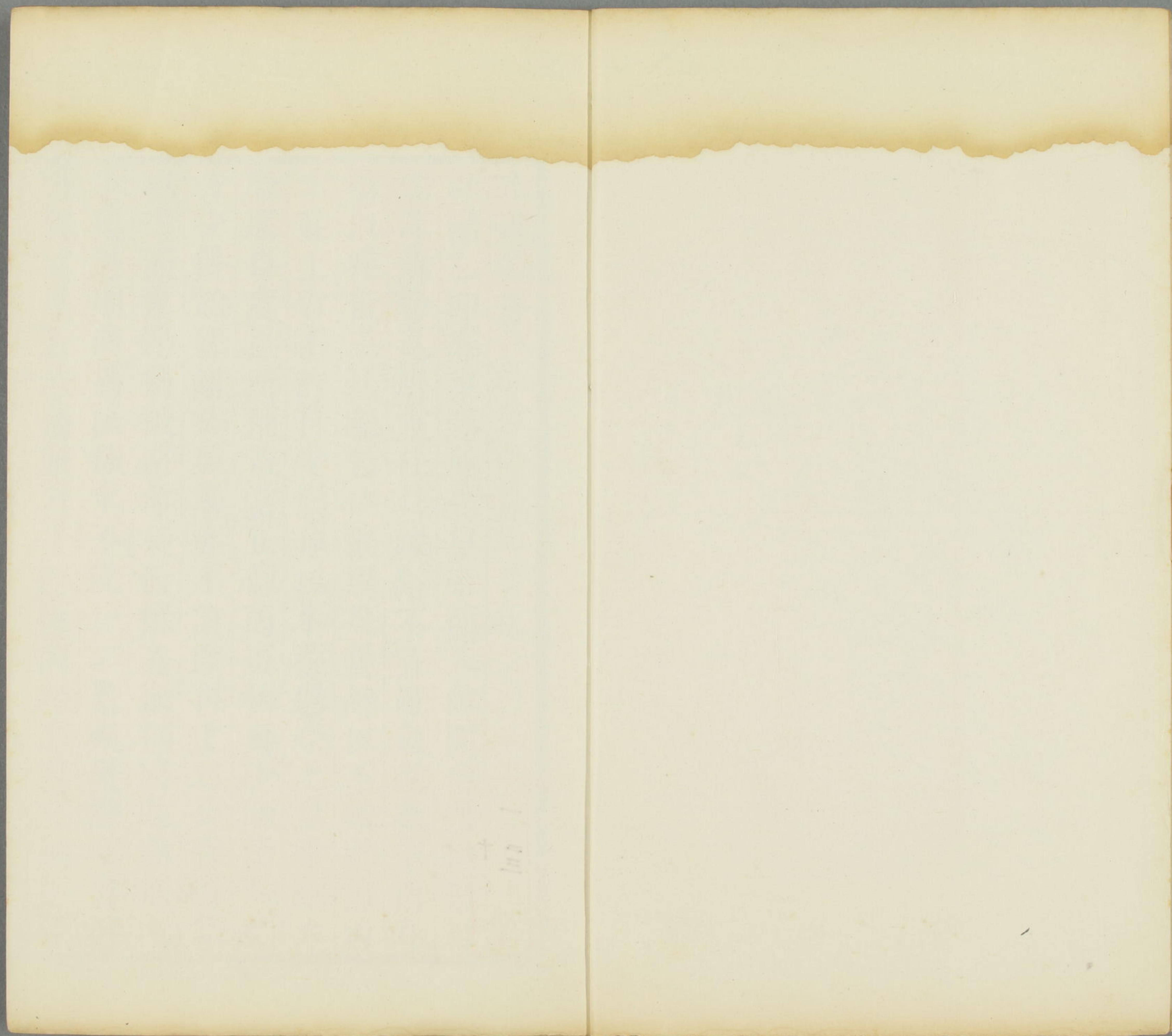


^ 16  
2696  
24







求退錄序

弘治乙卯春東陽辱先皇帝簡入內閣參預機務自  
揣涼薄弗克膺重任具疏辭不許黽勉就職辛酉春  
備以疾告三具疏乞休繼以災異辭以不職辭前後  
十餘上皆不許自受顧命以來恭遇今上皇帝嗣大  
曆服自度無所補益當正德丙寅秋與少師洛陽劉  
公少傅餘姚謝公並辭亦不許疏再上二公皆得請  
以去而東陽獨被畱命旋值權姦竊柄國是動搖既  
不獲退則曲爲匡拯十不能一二累疾累辭及會典  
實錄次第告成藩賊外平逆臣內殄上遵宸斷下釐

昭和十年  
一月三日  
購求

門 16  
號 2696  
卷 24

弊政稍稍就緒而諸方盜起累歲而後定中間疾  
時作輒不得已而辭辭必奉溫旨俯加慰勉且命醫  
調治遣內臣存問甚者勅吏部啟諭趣令視事恩禮  
隆特出于常格揆之輔導之責顧託之義避勞就逸  
竊有未安獨病與年增智隨力竭聞之古人不能者  
止每一思之泚汗交集故雖冒威瀆聽有所不避或  
浹月再陳或期歲十上誠悃之積上通于天乃於壬  
申之冬歲未盡四日特賜俞音許令致仕恩典之厚  
復加于前慙負之極竟莫知所以爲報也居閒無事  
檢閱舊草仰念兩朝眷注之德一代之六禮存焉不

德訪落之初及元凶鞠人忤忒之際公以耆望屹然  
在服中間扶持善類將順德意陰利天下蓋有人不  
及知者罪人斯得益啓淵衷進賢屏惡溥惠滌瑕以  
植民生而綿國脉傳謂爲人臣者怠則張而相之廢  
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公寔有焉及其憂則違  
之責于丘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  
人興一善治必喜動顏色如自己出或議及古今政  
疵民瘥亦復恫瘝乃身故予嘗爲文壽公其居廟  
堂未嘗不以山林爲念在山林未嘗不以廟堂爲憂  
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心王室之義正謂

此也公既捐館國論益明朝馳節惠謚曰文正孔子  
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  
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德  
與位侔亦烏能獲是名于天下後世哉公之所謂文  
者蓋如此然非予一人之私言也集刻于徽州郡齋  
前守熊君桂請予序其後今守張君芹又繼請不已  
且公未屬纊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  
敬爲論著公經國之業與公平生志節之大如右俾  
讀是集者有所考焉

正德戊寅十二月朔旦門生京江靳貴謹序

懷麓堂文集後序

此少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干首  
銘誌雜文若干首奉勅碑記若干首奏疏若干首總  
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嗚呼富矣予嘗聞有一代之  
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脩班制敷  
爲述作以昭覲文藝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  
有機必治極百年天鑒昭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茲  
盛如周至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于時  
尹吉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咸能先後禦侮  
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詠以道其

懷麓堂集 後序  
事如車攻崧高蒸民江漢朝奕諸作是已夫周之治  
固郁郁其文然微諸賢則所謂至今望其君臣若神  
人然者又惡能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  
文化列聖相繼引養引恬至於成化弘治間人文之  
盛於斯爲極公適出會其期攄其所蘊見於詞章高  
文大冊旣已光朝著而澤海宇而長篇短述又皆流  
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  
有家法雖在疎逖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  
末而名一時豈偶然哉夷考公平生小心慎密不事  
矯揉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

敢以燕陋自棄彙錄之得若干篇爲三卷總名曰求  
退錄而辭廕之章謝恩之奏亦以事附焉

正德癸酉春正月二十四日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李

東陽謹序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九

求退錄

奏

奏為辭免重任事近因內閣缺官該吏部奉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并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而臣名濫與其列欽此臣聞命震驚罔知攸措臣惟內閣之設所以輔君德播王言參預政機敷陳治道其任至重陛下稽古右文選才授任採諸輿論斷自宸衷其選至嚴如臣者性資愚劣問學空疎余居儒林叨侍經幄三十餘年略無寸補去年仰蒙聖恩陞



授今職令在內閣專管誥勅臣時輒欲具本辭避但  
念誥勅一事或可勉強効勞因循至今又辱新命矣  
受恩愈厚則報愈難受任愈重則力愈困若不量力  
而止知難而退必至曠官誤事速戾招尤而欲上副  
聖天子之知下答卿大夫之望決不可得伏願聖慈  
收回成命令臣照舊供職則容貸之恩過於委任萬  
萬矣

弘治八年二月

日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特茲簡任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乞恩懇祈休致事臣近因感患眩暈等疾

不痊具本陳情再乞休致奉

聖旨卿才德素著精力未衰有疾宜用心調理以副  
委任豈可固求退休所請不允欽此仰惟溫詔之褒  
諭聖情之眷注至深至厚臣才微德薄精力實衰內  
自揣度益增感愧其何以上副聖恩於萬一乎自是  
夙夜祇懼用心調理又復許時伏念臣以一介寒微  
誤塵侍從過蒙陛下簡擢至此凡職所當爲力所能  
盡雖殞身碎首亦不敢辭而病勢纏綿將輟復作卽  
欲勉就驅策誠有未堪且臣之疾其始亦甚微也醫  
家謂之內傷內傷之證似輕實重而臣忽之自謂無

事或飲食過度或勞佚不時積日累歲其來已久以致元氣弊虧痰邪膠結表裏俱虛標本皆病故用藥愈難而取效亦不易若復彊勉匍匐進而不止歛什顛踣之患難保必無此臣所親試而非過計也故呻吟鬱悒之中思念時事於古人以身喻國之義竊有感焉方今世久承平積安成玩災異迭應邊寇縱橫財匱民窮兵疲將寡天下之事大有可憂宵旰之間屢塵聖慮正人臣竭志極力分憂共患之日况股肱心膂之地安敢憚難擇便私爲身圖但臣以病質庸才冒居重地雖在平時尚無裨補當此多事豈能仰

贊大猷徒擁虛員復妨賢路臣之愚實不知所以自處也伏望聖明檢臣前項二次所奏情詞許臣致仕別簡賢能代補臣職則臣曠官誤事之咎亦少追矣然臣受恩旣深無以爲報輒敢復有所陳尤願陛下儆畏天戒矜恤民瘼勤勵講學省節遊宴愛情財用慎重官爵禮制貴戚法馭邊將親賢遠佞崇正闢邪達臺諫爲四聰合官府爲一體遵憲章於列聖嚴教養於皇儲以培天下之元氣以壽國家之命脉此臣區區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倘臣言可采陛下幸畱意焉則臣之退猶臣之進也如其不可則臣雖力

疾備位苟克任使陛下將焉取之而亦將安用之哉  
臣不勝懇悃激切祈恩俟命之至

弘治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引疾乞休已屢有旨不允宜勉起供職以副  
委任毋再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辭免加陞事弘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節該  
欽奉手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陞太子太保欽此臣  
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師保之官所以論道弘  
化格心輔德實百僚之表率爲天下所具瞻其在朝

廷之與儲官雖各有攸職其義一也臣等自蒙陛下  
簡置內閣以來累荷聖恩加授今職並參機務兼輔  
儲闡任重地親官高祿厚而材力絀薄識慮空疎不  
能翊贊鴻猷養成睿學歲年徒積績效靡彰每自循  
省輒增愧畏比者恭遇陛下稽古右文任賢圖治考  
先朝列聖之制脩大明會典之書而臣等叨奉德音  
總裁其事勉加裒輯幸克成編乃職業所當爲豈勲  
庸之足論况上而仰仗聖聰俯垂宸斷下則群僚分  
職衆力均勞臣等何功首蒙甄錄或兼拜兩師之秩  
或起登一品之階部署迭遷殿名遷進官資屢絕寵

數彌隆越分踰涯於斯爲甚慙懼之極益無所容伏  
望聖明收回成命俾臣等俱以舊官供職圖報將來  
臣等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弘治十六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卿等輔導有年勞勩著稱特加陞職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自劾失職辭避重任事臣等俱以愚庸遭遇先  
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  
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  
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

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殺人西北  
諸邊敵騎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  
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  
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  
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  
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  
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  
變于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  
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相  
望大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

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

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于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將貽誚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年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  
臣等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正德元年二月 日奉

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  
行著用心照舊輔導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自劾失職懇辭重任事臣等具奏自劾奉

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  
行著用心照舊輔導欽此臣等聞命驚惕愈不自安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  
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

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  
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孝宗皇帝大  
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而賜顧命諄諄數  
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大監陳  
寬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啟沃  
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  
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  
叨冒寵榮憂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  
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旣不肯奉詔還  
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播撼官府沮陛下之

懷麓堂集  
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揆之舊制俱不該陞况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跡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

敗壞風俗至于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幸之臣况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夤緣傳奉奉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做做成官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庄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勢所必有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

因皇親家人奏懇畿民侵占田土祇憑一面之詞輒  
爲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  
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  
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佞蠱惑先  
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守累劾不退一  
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  
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庫斗俱  
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  
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  
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

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  
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  
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  
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柰何或封還執奏不  
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終顧命之  
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禪  
犬馬有知猶當報德况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  
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  
智窮力竭日甚于前向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  
處治至今事有未行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



懷麓堂集 卷之九 九  
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  
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  
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四籌度夙直靡寧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  
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愚忠再申前請伏望聖明  
俯垂洞察諒臣等爲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  
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  
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  
業之重矣臣等干冒天威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正德元年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  
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懇乞休致事近該臣具本陳情奏乞休致  
奉

聖旨卿輔導有年勞勩顯著受先帝顧命託倚匡弼  
以隆政治上天垂戒朕自警省卿安心辦事勉副委  
任毋再固辭欽此臣聞命驚慚措身無地竊伏自念  
臣以弱質病軀冒膺寵祿蓋自入閣以來未久卽病  
間歲屢作作必踰時累月且如頭眩一節曾兩次暈  
倒在閣攙扶得出衆目所見臣不敢欺加以舊患寒

濕後增痔漏藥餌之服與食相半秋末冬初百疾齊  
發扶羸振憊已弗能堪又以庸才陋識素乏寸長尸  
曠之愆與歲俱積今年臣與劉健謝遷各具本乞休  
臣於本內明開三人之中臣最當退過蒙優旨並賜  
勉留昨者懇乞退休事同一體健遷皆荷聖恩獲蒙  
俞允而臣獨被存留校臣之病比之二人尤多揆臣  
之才比之二人獨劣若依棲眷戀苟幸安全正恐累  
陛下知人之明孤先帝顧命之重非惟智窮力盡不  
能復有裨益抑且沉溺顛覆無以自容展轉激迫實  
不知所以爲處伏望聖慈愍臣衰病收回成命仍許

退休使臣得與二人同賴悒悒並生天地縱莫效銜  
環之報猶當爲結草之圖臣無任懇悃激切祈恩俟  
命之至

正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奉

聖旨具陳休致臣下職也黜陟人材朝廷公論卿有  
疾密訪明醫揀選良劑善加調理勉副重託倚毗政  
務切毋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自陳休致事臣繇力薄才孱軀病質遭逢列聖  
竊祿明時歷仕途者四十七年居秘閣者一十六載  
思危負重恒懼弗勝蓋自弘治辛酉之後數乞退休

懷麓堂身 東坡錄卷九  
至于正德丙寅以來累陳衰疾並蒙慰諭弗賜允俞  
追念先皇帝委任顧託之重仰荷聖天子優禮眷遇  
之隆自度固可支持豈敢過爲矯亢因循亂報幾閱  
星霜乃今春不雨風霾累月四川湖廣等處盜賊成  
群水旱之奏殆無虛日聖心警惕俯念元元特命廷  
臣致齋九日祇告天地神祇用祈雨澤臣於此時內  
自省收竊據古人策免之義卽欲引咎自陳不意寧  
夏逆賊上厯西顧之懷下詔頒恩命師討罪王憂臣  
辱死亦何辭夙直在公寢食俱廢扶衰力疾又越兩  
旬近者守臣奏捷賊黨就擒邊境獲安民生漸遂顧

疾疾生於喜樂筋力痿於安閒四體俱疲百病交作  
雖欲勉輸分寸力不足以濟時縱令強效驅馳志不  
能以帥氣質之以盈虧之道揆之於進退之宜及此  
是圖猶爲未晚伏望陛下高明照察廣大包容赦其  
瘵曠之愆憫其懇激之請許令休致以遂初心俾枯  
朽之木獲全樗櫟之材駑鈍之資得延犬馬之齒豈  
但終身而知感尚當沒世以無忘臣無任祈恩俟命  
之至

正德五年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累朝重臣已受先帝遺命輔導朕躬才德兼

隆中外悉知譽望顯著海內咸聞尚未從心之年神  
彩精健正當輔任凡事用心足見爲國至意近因寧  
夏叛賊剽平皆卿才華之力朕心允協安忍懇切引  
疾求閒有疾宜親近藥餌善加調護累有旨勉留安  
心辦事毋負遺命朕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乞恩休致事近者臣以衰疾自陳求退伏  
蒙恩旨曲賜褒嘉責之以顧命之專委之以輔導之  
重周詳備悉百有餘言臣聞命驚惶莫知所措上思  
先帝則涕泗橫流仰念聖躬則憂慚並集實不知何  
以爲報也但人臣之義能則致身不能則止二者之

間不容以髮臣八月而生元氣素弱今年六十有四  
卦數已周體不勝衣食不滿噐朝叅之日嘗值大風  
幾至顛仆衆所共見加以志慮日短學術愈荒事多  
遺忘字每差錯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旣老矣何能  
爲役用是具疏乞休已非一次比見朝廷多事馳勉  
供職如會典未完則不敢言退實錄未進則不敢言  
退需澤未降逆賊未擒則不敢言退今纂脩粗畢僭  
亂已平指授出於宸衷制馭由於廟算臣奉行宣播  
幸託有成况威嚴之後漸復寬仁中外臣民欣欣望  
治伏惟陛下明識遠慮持久而行之何所不至臣之

庸弱豈復能裨益於萬一乎若以有限之力供無益之役隳政債事而不知止則其罪益大矣故敢不避煩瀆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垂天地生成之仁推家人父子之愛特降俞音許令休退使殘喘微軀幸而未盡則一日之存卽陛下一日之賜也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正德五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卿引衰疾疊休致至再至三歷旨勉留宜盡心職務允協朕懷不必固辭有疾多訪賢醫善加調理吏部知道欽此

懷麓堂文後續稿卷十



求退錄

奏

奏爲陳情乞恩懇祈休致事臣年六十四歲入仕途者四十七年在內閣者十六年越自先朝至于今日具本辭免者二十餘次誤蒙先皇帝及陛下厚恩簡命委託勉留曲諭至詳至切用是扶衰力疾強效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絲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揀時比者司禮監大監劉瑾專權亂政貽害軍民仰承陛下洞照姦謀奮施乾斷明正其罪以慰人心

懷麓堂集 卷之十一  
中外臣民萬口稱快臣竊念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  
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  
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真偽混淆  
無從辯白臣等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  
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與內閣相干然玉毀  
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陛下高明  
鑒察特降俞音放歸田里遂臣初志別求賢俊俾贊  
機衡則臣雖未盡犬馬之勞亦免積丘山之咎矣臣  
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正德五年八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劉瑾專權已正其罪今覽卿奏  
知劉瑾將票本擬旨再三駁下徑自改竄或帶回私  
宅假手他人又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百端蒙蔽卿委  
曲匡持朕已悉知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凡劉瑾所  
行亂政着各衙門逐一查改該部知道欽此

奏爲辭免恩命事正德五年九月二十日節該欽奉  
手勅寧夏叛逆事情內閣輔導重臣運籌合議大功  
旣成宜加恩典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太學士李東陽加特進左柱國廕他男一人做尚寶

司司丞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欽此臣聞命之餘震驚無地竊惟論功行賞固朝廷之盛典竭忠盡職實臣子所當然顧恩恒易於滿盈而職每難於稱塞臣備員內閣从切曠瘵累乞退休未蒙俞允官資祿級已極人臣自揣庸愚略無寸補近者西藩弗靖上軫淵衷自命將出兵以至班師獻馘地方平定民物底寧皆由陛下聖武神謀運用于上內外重臣各遵將士効力于下臣等奉行宣布不過言語文字之間何功何勞而濫受官賞如臣者求退反進辭少就多省已捫心倍增悚愧至于廢子之制尤爲慎重臣老

而無子止有繼子李兆蕃年方二十先已蒙恩入監自有出身若復冒殊恩驟陞華秩尤恐年輕力弱弗任驅馳非徒貽名器之羞抑且招士林之誚臣之罪咎日以彌深凡此數端無一可著伏望陛下俯察愚誠非爲虛讓並收嚴命以待有功臣感荷曲成勉圖後報叨冒之愆庶可少追於萬一矣臣不勝云云

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以名德重望輔導累朝忠勤勞勩功業茂著近者寧夏叛逆運籌合議致有成功官廕賞賚禮不爲過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乞恩再求休致等事臣於本月十八日奏乞休致仰履德音曲加慰諭未賜俞允臣拊心內省實不自安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臣見今六十四歲歷事列聖四十七年叅預機務一十六年才疎力薄當退一也多病早衰當退二也久玷班行多竊俸祿當退三也但顧命之重責任方殷大義所關亦非得已蓋聖質方以庶事未定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邊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姦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用是懷憂抱愧含垢納汙雖因事累辭終不獲果於自遂幸遇陛下聰明

日進政令一新天下之人延頸望治太平之幾正在今日臣若貪位戀祿玩歲愒時及此不圖更復何待聞南京監察御史張芹奏臣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緣寧夏事平伏承陛下遣司禮監官傳示聖意欲加恩典臣極力苦辭幾至垂涕及手勅既下加臣特進左柱國廢臣男爲尚寶司丞臣隨卽具本懇辭竟不獲命黽勉拜受本非素心但寵祿之頒過踰涯分傳聞遠外實駭群情其言禮貌之屈否衆所見聞攘功之有無已蒙聖鑒若不能早退又不



懷麓堂集  
四  
力辭此二端者切中臣病况臣揣已量力見可知難  
盛滿之懼已非一日安敢以衰老之身蒙叨冒之罪  
上以玷陛下知人之明下以貽士林未備之議哉伏  
望聖慈察臣愚悃許臣致仕將臣男兆蕃收回成命  
令其照舊以監生聽選出身徐圖補報則優禮舊臣  
之恩曲成萬物之德臣舉家父子咸知感佩於無窮  
矣臣無任悚息切之至

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至情卿輔政有年精思純謹中外  
共知屢次引疾求退先帝及朕爲天下事重曲加慰

畱近來大姦旣去朝廷圖新治理委任方隆豈可偶  
因人言固求休退吏部便往諭朕意大臣義當體國  
宜勉起供職不必再辭賞功推廕係是舊典李兆蕃  
已錄用了也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老病乞恩休致事臣於去年十一月內三次具  
本乞休累辱溫旨勉畱諄至臣感恩懷愧無以自容  
猶欲上訴懇誠適遇陛下恭上兩宮徽號禮殷事重  
竊念受恩累朝職在述作因循強勉又閱歲年續以  
朝覲科舉政務頻仍命將出兵事體關涉訖無寧處  
豈暇言私但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五月以來鼻衄脾

瀉痔漏下血或委頓一時或纏綿累日積成虛耗愈不能支開註門籍在家調治閉戶退思捫心內省問其官則三孤之官也問其祿則一品之祿也問其職則論思輔導百職之所萃也今神思荒落不能效謀慮之勤精誠未孚無以爲感格之地無其實而虛冒其名受其職而不稱其事乃龍鍾于踰六望七之歲而不知止棲遲于十有七年之久而不知退未嘗不汗流浹背食不下咽也自今以往臣若留一日則增一日之愆當一事則多一事之咎寧不爲貪冒之魁以貽明聖之玷哉用是備瀝愚衷再申前請伏望

聖慈憫臣衰病燭臣肺腑丐臣骸骨以盡餘生則臣於未死之年卽荷更生之賜也臣不勝惶恐激切之

正德六年六月

日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輔導累朝功烈譽望天下共知比來多事之際發謀出慮周悉老成况神志精明述作議論尤爲國華在任一日有一日之益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重輕近因屢疏辭免朝廷已有旨再四勉留宜體朕諄切至情亟起視事以慰衆望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老病陳情仰祈天鑒懇乞致仕事臣自揣衰病

不能任事累歲乞休輒荷恩旨慰諭勉留諄復切至不一而足其大者一則曰先帝顧命輔導朕躬一則曰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一則曰卿之出處關係天下重輕捧誦之際至于感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竊伏自念陛下所以遇臣者如此其重所以責臣者如此其深若但玩愒歲時虛糜廩祿以顧命自諉而無匡正之功以輔尊爲名而乏謀猷之益則陛下亦將焉用之哉臣之官股肱耳目之官也臣之責股肱耳目之責也手足痿痺則元氣爲之不仁視聽壅蔽則全體爲之不具是臣之官失職而責無由以塞也臣自

請告以來病勢纏綿精力消耗蹣跚於戶庭之內輾轉於牀褥之間深思遠憂無所不至臣老而無嗣隻影自隨宗祀之責惟臣是任然此臣一身一家之私者猶不足言也仰惟陛下春秋鼎盛福履隆長紹統有年前星未耀乃祖宗億萬載社稷之寄天下臣民億兆人覆燾之情其所關係誠爲重大昔在孝宗皇帝親憑玉几渙發綸音早定大婚永圖至計臣而承顧命夙夜于衷比之恒常情實倍萬責任之重無過於臣臣所當言亦無有急於此者若復因循隱默苟利目前臣恐衰病日深一旦溘先朝露生平無以副

陛下倚毗之望他日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誤國之罪萬死莫贖用是不避威嚴披肝膽伏冀陛下上念承傳之重俯懷翊戴之勤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朝奏以時飲膳以節保聖躬於康樂延嗣續於蕃昌仍望憫臣衰朽之質理難久長察臣忠懇之言止於如此容臣休致以盡餘生則臣身雖退猶臣之進尚當伏跡山林仰瞻魏闕頌聖主無疆之壽慶皇家不拔之圖臣無任傾心瀝血俟罪祈恩之至

正德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深用惕然具見元臣忠愛至情卿受

遺先朝輔導朕躬見今天下多事正宜同心佐理何忍舍朕求去朕因卿言當上念承傳之重及臣民翊戴之勤卿亦宜強起視事副朕倚毗至願以仰答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為陳情懇乞辭免恩廕事近該臣等累次辭免恩

廕奉

聖旨着吏兵二部會看續奉

聖旨改廕六品文職臣等仰窺聖意俯悉下情謂匪軍功難承世職曲加裁處俾受文階尚有愚誠冒干天聽臣等竊惟廕叙之典非特有文武之分抑亦有

厚薄之等比因群盜肆惡徧歷諸方出入四五年間  
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勞天佑人歸僅成  
克捷卽今姦寇甫定凋瘵未蘓雖同率土之歡豈免  
向隅之泣若燕齊河洛之安靖以爲臣等之功則川  
陝湖貴之縱橫復是誰歟之過推恩廕子誠所未安  
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朝而驟致用是懇乞天恩  
並收成命使臣等安心於旦夕庶猶可圖報於將來  
臣等感思佩德有過於受廕萬萬矣臣等不勝惶恐  
激切之至

正德七年十月初十日奉

聖旨朕以卿等勞勩特廕武品堅情不受今改文秩  
又勩章聞可不必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陳情懇乞辭免恩廕事臣等再承恩廕累具辭  
章曲荷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固違但理  
有未安終當懇訴竊惟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官  
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恩輔  
導之職也目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不  
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論議  
之關涉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恩  
以及家是以平居本分之勞冒格外非常之賞况臣

等或已蒙廢錄不可重沾或方歷歲年未經久試捫  
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前項恩蔭臣等終不敢受伏  
望聖明俯從愚請並收成命以慰憂惶使臣等照常  
格守常職以圖報稱於萬一臣等不勝感激之至  
正德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等累奏辭免特允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老病懇乞休致事竊念臣體質羸弱本自天生  
幼小之時不敢自期壯長中年以後衰病相仍年日  
益增病日加甚腰膝疼痛眼目眵昏家居入夜則步  
不能行班行遇風則立不能定縱使朝參公座不過

勉強支持每當具奏乞休實是哀鳴懇訴未蒙鑒察  
曲荷涵容顧今年連閏之月一十有三而在告之辰  
已過其半雖卑官薄祿猶爲曠職素餐况臣叨登一  
品之階兼給兩官之俸非但難於報稱亦將累積愆  
尤况今歲暮祫享不能陪列正旦朝賀不能隨班郊  
壇大祀不能看牲分獻而深居飽飯偃仰在牀用是  
寤寐不寧食不下咽再三籌度展轉思惟臣之狼狽  
實不知所以自處也仰惟陛下天地之量於人無所  
不容日月之明於物無所不照伏望宥其既往而矜  
其所不能特降綸音許臣休致則進退之際全晚節

懷麓堂集  
於始終俯仰之間託餘生於覆載臣之感思荷德與齒髮而無窮矣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卿累朝名德學行才猷中外推重受先帝顧命輔導朕躬竭誠盡忠功在社稷比年以來節次引疾乞休朕未能舍卿屢遣官敦勸暫起視事茲乃固申前請情詞懇切朕閱勞以政勉從所請寫勅諭意賞銀伍十兩紵絲四表裏以表眷懷着有司時常存問月給米八碩歲撥人夫十名應用仍廕子姪一人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

奏為謝恩事昨該臣具奏乞恩休致節該奉

聖旨勉從所請寫勅諭意賞銀伍拾兩紵絲四表裏以表眷懷着有司時常存問月給米八碩歲撥人夫十名應用仍廕子姪一人做中書舍人欽此竊念臣自弱冠以來至于今日叨蒙累朝列聖作養拔擢之恩簡任顧託之命天高地厚不可名言蓋嘗委質鞠躬少圖報稱而才疎識淺莫效涓埃曠職素餐從而益甚况孱軀薄質晚歲衰齡非敢忘死而後已之心亦嘗聞不能者止之戒用是屢干聰聽懇請歸休每荷眷留輒增愧懼幸回天鑒特賜允俞而又寵以璽

書錫之金幣人夫食米給在有司廕子錄官俾延世  
賞恩深禮縟實倍常倫感戴之餘曷勝欣忭伏願聖  
躬保重聖壽隆長德政日新邦家鞏固臣幸得優游  
隴畝瞻望大平非惟飲德於餘生抑且銜恩於身後  
永永而無窮也臣見今腰膝疼痛行步艱難不能躬  
謝殿廷而辭黼宸不勝懷慙負咎惶悚激切之至除  
望闕叩頭外謹具本謝恩

正德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足見老臣倦倦忠愛餘意朕已具悉  
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謝恩事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該光祿寺差典  
簿廳錄事李宗禮齋揭帖內開司禮監大監蕭敬傳  
奉

聖旨頒送慶成宴卓面一張鴛鴦針一分酒五瓶臣  
竊念優閒私第衰病餘生無扈從奔走之勞蒙眷注  
記存之寵恩深禮特優出前聞慙懼有加報酬無地  
與闔家而其戴誓沒齒以難忘緣臣一向氣血虛弱  
腰膝疼痛不能趨朝行禮除扶病望闕叩頭外謹具  
本謝恩

正德八年正月十四日



奏爲謝恩事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欽蒙

皇上遣內臣頒賜勅諭一道新鈔三千貫銀五十兩  
紵絲四表裏衣服一套到臣私第絲綸渙汗豈徒一  
字之褒金幣輝煌遠過百朋之錫是蓋施恩於不報  
之地惟當感德於未死之年愧懼交并名言莫旣緣  
臣自致仕以來一向腰膝疼痛行步艱難不能趨朝  
行禮除扶病望闕叩頭外理合具本謝恩

正德八年四月十六日

永退錄終

